



神馬

呂翼仁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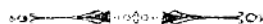
序

本書作者奧爾林·伐西廖夫，是保加利亞的作家。

在法西斯者佔領保加利亞的時候，奧爾林·伐西廖夫做着地下工作，反對他們，曾被送到牢獄裏去過。保加利亞從法西斯者手中解放後，伐西廖夫到蘇聯去了。

在這集子裏，印着他的關於保加利亞孩子們的故事與童話；這些故事與童話，是本着保加利亞民族的創造力的主旨而寫成的。保加利亞人是斯拉夫民族，他們的語言，與俄語相近。有幾個保加利亞的童話，按其內容，頗使人憶起反映着斯拉夫民族傳統的俄國童話。

目 錄



故 事

領袖拉柳……………三

兩個賊……………一五

森林中的鬥爭……………二三

苦的麵包……………三〇

村婦荷娜的魔術……………四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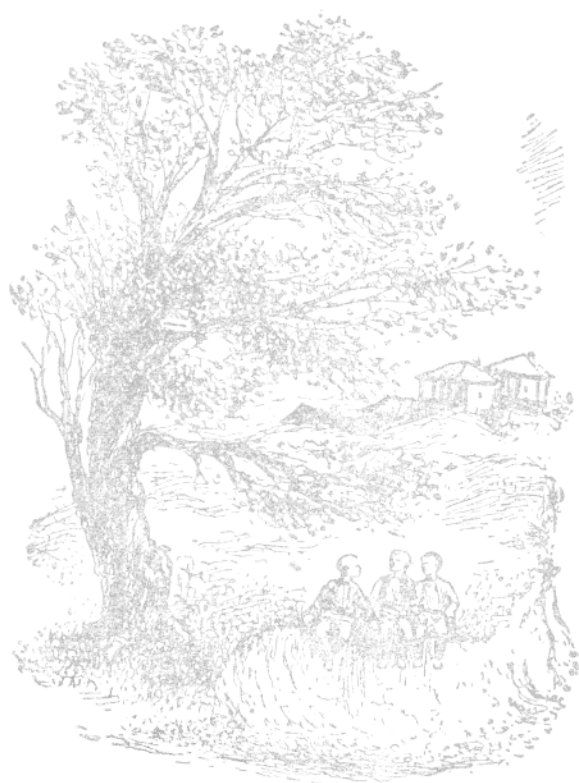
天氣的預言家……………四六

童 話

神馬士與別聯……………五九

斯居兒音樂家……………六〇

三百個勇士——三百個惡魔……………九〇



事 故

表演着克魯姆◎打敗尼基福爾。有時，我們全體扮作印第安人，給自己做丁弓和箭、矛和戰斧。否則我們便做腓尼基人——走進父親的船，蕩着槳，泛着杜那依。我們開發着一向無人知道的和祕密的角落，尋訪着海盜的珍藏。別區裏的孩子們，可能因此而喚我們作腓尼基人。

拉柳隊裏的腓尼基人，多是忠實服從的孩子們。真的，要是我們一區裏的雜貨商人——薩施柯的父親——不曾想起給自己的兒子，買一個真的大的足球，整個夏天，我們會繼續親睦的遊戲，捉魚和洗浴的。

真的，這不是球，而是個希罕物。雜貨商把它從莎那亞帶了來。如果薩施柯是個正直的腓尼基人，他便不會忘掉自己的同伴，而在他們面前神氣活現了。但是薩施柯裝腔作勢，比自己的父親，那雜貨商人還厲害。

「薩施柯，聽見麼，薩施柯。」他的母親從窗子裏喊道。「你在跟哪個玩呀？又和那些小漁夫嗎？難道你不知道，他們患着各式各種的疾病嗎？給自己挑個比較像樣些的孩子和他玩吧！」

於是薩施柯拿起了大而漂亮的球兒，在同伴中，給自己挑選了隨便哪一個孩子。

把自己昨天的友人，從院子裏趕出去，閉上了沈重的大門。薩施柯雙親的寬大的院落，是用石板砌成的。周圍築着高牆，高牆之上，有着鐵的一端尖得像槍一般的釘。

腓尼基人攀登在牆垣上，帶着譴責地瞧着薩施柯怎樣踢着那個新的，硬得像西瓜，輕得像羽毛的足球。而薩施柯呢，看見自己的同伴們在牆上開始照着自己母親的榜樣喊起來。

「喂，爬下去呀！隨時都會把任何一種傳染病帶過牆垣來的！」

屈辱了的小漁夫們，從牆垣上爬下來，陰鬱地瞧着自己的領袖，好像他們沒有球，是他的罪狀一般。

「別睬他，讓他神氣活現去，」拉柳說，「我給顏色他看……我們一塊兒到谷裏玩去……」

小漁夫們跟在自己的領袖後面走着，但所有他想出來的遊戲，現在看來，都索然無味了。孩子們一個接着一個地走散了。拉柳留在孤獨裏。他明白，他的腓尼基人，將徘徊在雜貨商人住宅的近旁，等待着薩施柯喚誰，和他一同踢那奇怪的球。

拉柳走回家去，取了釣竿，在河岸上，向着某處地方走遠去，但在這時，他還忘不

了那可恨的球。他坐在岸上，把釣絲和餌拋到水裏去。在他看來，此時他擎着釣竿，釣上來的，將不是魚而是球。怎曉得，在杜那依上流任何地方，在陌生遙遠的城中玩着的孩子們，不忽然把自己的球，落在水中呢！河水擎着它，帶着它……拉柳甚至不瞧釣鉤，卻遊日在閃閃發光的水面上。

過了若干時候——既沒球兒，也沒魚兒上鉤。幻想着的拉柳，甚至沒覺察到，魚兒喋了他的蚯蚓。

腓尼基隊瓦解了。孩子們遇見自己的領袖，有時也和他玩。但事後，重又走到薩施柯那兒去了。這樣過了四天。在第五天上，拉柳走進一個鞋匠的作坊，這鞋匠是修補蘇巴爾斯基區內居民的鞋子的。

「巴依·斯托伊緬，」他輕輕地問道。「你會縫球麼？」

「什麼樣的球呢？」鞋匠希奇地擡起頭來。

「就是大家知道的那種，……足球。」

「我如何會呢，拉柳！」鞋匠搖着頭。「我看見過它們的，可是要很準確的皮片子呢……模型，甚至剪裁好，……還是照樣沒有用。買個現成的還好些呢。它們是在

書店裏買的。它們的裏面有橡皮和氣筒——全都放好了。」

「這個我知道的，」絕望的腓尼基人，更低地說道。「不過你知道嗎，它們值多少錢呢？一百八十個摩夫馬吧！」

「要好一筆錢呢，」鞋匠表示同意道。「我整整一個月敲着鐘子——還不能敲到這麼個數目……在你更難弄到它們了……」

「站住，等着！」拉柳出於意外地高叫起來，而且在自己頭上敲了一下。「我想到
了！」

「怎麼？」弄糊塗了的斯托伊緬問道。
可是腓尼基人早已沿着街道奔去了。

對於祕密集會，沒有較「克魯姆打敗尼基福爾」的所在地，在深谷底裏的接骨木叢，更僻靜，安適的地方了。我們一區所有的腓尼基人都來到會了。沒有到的，只有羅馬尼亞人小伐拉赫——名叫臘杜耳的，他留在那兒和薩施柯一塊兒踢球。這是個祕密的所在——這天領袖對自己隊裏說了些什麼，誰也沒有聽到。

「你們都同意嗎？」在結束自己言辭的時候，他問道。

「全同意了！」腓尼基人回答着，他們的眼睛在發着亮。

「起誓吧，便是誰都不去碰一碰薩施柯的球，直到我們把發端的事情進行到底！」

「我們起誓！」孩子們和諧地答道。

會才結束，三個大一點的孩子，很快地走到車站上，在那兒等着火車到來。過了十分鐘，隊中較好的釣手中的六個，帶着魚竿，走向河邊去了。其餘的九個孩子，跟在自己的領袖後面，向實驗飼蠶場去了——那兒飼養着桑蠶。晚上八時正，腓尼基隊中的三個小隊，重又聚集在那兒內。

「在一切之前，」拉柳說，「我報告我們這一小隊的情形。我們還自去找飼蠶場場長，這個人，大家都叫他做農業家的。」

「不錯，我們知道他的。」孩子們中有一個喊道。

「這樣，」拉柳繼續着說道，「我便對他說，我們想採桑葉給做繭子的蠶吃，我說，我們把工作做得比成人還勝一籌，因為我們會攀登到樹上去。他笑起來，開始把我們一個個的瞧着，然後說道：『跟我去！』於是我們便去。我們工作做得怎樣——你們

從我們的手上便瞧得出來。」

所有採集桑葉的人，都把自己擦傷了的手給人看。

「你們給錢我們瞧還好些！」捉魚的人中的一個說道。

「錢在這兒，」拉柳答道。「九個人，每人兩個廖夫，一共十八個。我們瞧瞧，你們做到多少！」

「我們，」就是那個捉魚的叫道，「一共帶來十一個廖夫，魚賣給逆旅主人的，再多不肯給了。」

「我才不要瞧呢！」拉柳煩惱地喊道。「要是把魚帶到合作社去，可能多弄到一倍錢呢！」

「弄是弄得到的，不過合作社已經關門了，你不是說過的麼，沒有錢我們不能出席。」

「唉，不錯，」拉柳說。「明天提到的，我們賣到合作社裏去。」

「我們，」到火車站上去的三個中的一個，輕輕地說道，「一共只弄到四個廖夫，從兩個旅客那兒得來的，每人兩個，此外沒有行李……」

「我們現在聚到多少錢？」拉柳問着，開始計算起來：「我們帶來十八個，還有四個——便得二十二個，再加上十一——三十三。對麼？」

「對！」腓尼基人證實着。

又過了八天。在第九天上，大隊人馬穿過城市，衝進「伊斯克臘」書店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情了？發生了什麼事情了？」店員吃了一驚。

「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，」拉柳對他說。「你們最大的足球賣多少錢？要連着氣筒的！」

「二百五十個廖夫，」店員搞明白了，這批從喬巴爾斯基區內來的，曬黑了的兒童來幹什麼時，便立刻回答道。

「給我們球！」領他說着，便伸手到袋中去掏錢。「我們還剩下三十一個廖夫，」他通知同伴們。「夠建設廣場了！」

店員把球和氣筒給了他，指示着怎樣把它打氣和結起來。拉柳接了這寶貝。

甚至真正的腓尼基人，在自己最偉大的勝利之後，走起來還不會像這些小漁夫們，在自己區內走得那麼趾高氣揚。

林間寬闊的場地，雜草給清除了，在廣場上豎起了作門用的柱子，這是用從漁夫那兒拿來的竿子做成的。拉柳把自己的「隊」分成兩組，開始遊戲，直到忘記了自己。

已經沒有誰靠着雜貨商人的家在徘徊了。薩施柯一個人在寬闊的院子裏踱着，自己同自己玩着，可是從這種遊戲裏，什麼也得不到。

「你爲什麼不踢球了？」有一次母親問起他來。

「沒有誰一個人玩球的，」薩施柯陰鬱地回答她道。

「那麼在孩子們中喚個隨便什麼人吧，」

「誰也不願和我玩。他們組織了合作社，而且共同買了個球。他們有了俱樂部了。分成兩隊玩着……」

「你爲什麼不到他們那兒去呢？」

「不錯，我才去呢！」薩施柯含着淚說道。「以前我趕掉他們的，現在我又走了去，他們……他們……」他哽咽着，「要趕掉我的……」

「不會趕掉你的，不會趕掉你的，」焦慮着的母親安慰他道，「去吧！他們都是好

孩子……」

於是薩施柯走向腓尼基人的廣場。當他站在靠近球門的一根柱子時，給遊戲吸引着的孩子們，才注意到他。

「喂，看呀，看呀！薩施柯來了！」在守着球門的臘杜耳喊道。

拉柳吹了哨子，遊戲中止了。足球隊員們包圍着自己的顏色沮喪的同伴。

「幹嗎走來呢？」拉柳嚴厲地問道。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薩施柯困難地顫動着發了白的嘴唇，「我想……想重做腓尼基人……想和你們玩……」

「到自己的院子裏玩去！」拉柳冷酷地回答道。「你不是有着球？」

薩施柯一個字都說不出，放聲大哭起來。腓尼基人給他們不久以前的同伴的哭聲苦惱着。但他們都不開口，只看着自己的領袖，全都等着他說些什麼。

「我們沒有喚他……他自己來要求我們的。喂，收留他還是怎麼呢？」拉柳激動地問道。

「要是他把自己的球交出來，我們收留他。」臘杜耳說。

「不！」領他打斷他的話，嚴肅地向臘杜耳瞧着。「我們不需要他的球。我們有着自己的球！要是還需要一個，我們再買！」

「我把自己的球交出來，」薩施柯含着淚允許道。

「已經說了：我們不需要你的球！」拉柳陰沈地又說了一遍。「要是你莊重地當着所有的腓尼基人允諾，此後絕不神氣活現，我們讓你回到隊裏來！」

「以後不再神氣活現了！不再神氣活現了！」薩施柯哭着允諾道。

「你們收留他嗎？」拉柳問。

「收的！」僅僅忍住了淚的足球隊員們，高興地回答道。

「全都回到位置上！」拉柳發着令。「你，薩施柯，」他掉過身去，向那顏色慘沮的孩子說道，「代替臘杜耳做守球門的，同意嗎？」

「同意的！」

「那麼聽着：好好兒守住門……我們要打勝他們！」

「我們會打勝的！」薩施柯帶着那樣的信心喊着，好像世界上沒有能征服他的力量一般。

孩子們在廣場上佔據了自己的位置，拉柳吹了三聲哨子，遊戲又重新開始了。

◎（原註）在皇帝西密昂（八九二——九二七）有效希臘文明的統治者的時代，保加利亞曾強大而繁榮。他曾驅逐希臘人向保加利亞人納貢。

◎恰爾格勒即今之君士坦丁堡。

◎（原註）保加利亞可汗克魯姆（八〇三——八一四）——同拜占廷（恰爾格勒）不斷戰爭的軍事領袖，在八一二年，大敗拜占廷君主尼基福爾第一的軍隊，尼基福爾即死於是役。

◎保加利亞首都。

◎貨幣名。

◎伐拉赫，羅馬尼亞地名。